

责任

下午放学，我把孩子们送出校门，看着他们一个个小麻雀似的跳跃着欢快地投向亲人的怀抱，我也暗自松口气——这周的工作就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转身正要走回办公室，突然被一个热乎乎的小手拉住了：“老师，我奶奶让我自己回家！”原来是子轩，他忽闪着黑色的眸子，很是失落。

“哦，奶奶今天怎么不来接你啊？”我好奇地问。子轩的爸爸妈妈都外出打工了，平时都是奶奶接送。

“奶奶今天去工地干活了，让我自己回家。”子轩说。

我突然想起上次家访时看到的情景：子轩家附近有一个大型的建筑工地，钢筋、砖头、石子儿，一堆一堆的，有时候活多忙不过来时，老板就会招几个附近的村民当临时工。

想到才六岁的子轩要走上二里路，还要独自一人穿过那杂乱危险的工地，我就不寒而栗。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拉起子轩的手，说：“来，今天老师陪你回家！”子轩扬起小脸蛋不停地地点着头，脸上笑开了花。就这样，我们大手拉小手走出了校门。

虽然有思想准备，但真正到了工地时，我还是惊呆了：随处都是七零八落的砖头瓦块儿，以往整洁宽敞的路面也到处散落着掉落的碎砖乱瓦，道路十分不畅。

我拉着子轩小心翼翼地走着。路这么难走，如果孩子一人回家，一不小心也许就会被绊倒，如果再一时贪玩走到残垣下……我不敢再往下想，也越发庆幸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

走着走着，子轩突然挣脱我的手，大声喊起来：“奶奶！奶奶！”声音里满是欢喜和亲昵。远处，子轩的奶奶放下手中的工具，向我们走来，很不好意思地说：“干点小活没顾上去接他。麻烦你把他送回来了！”

“没关系，孩子还小，把他平安交到家长手中是我们的责任。”看着祖孙俩开心的笑容，我很是欣慰。

往回走的路上我心里暖暖的，满是瓦砾的路也不觉得那么难走了。虽然耽误了下班，但我把孩子安全地交给了他的家人，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且，这本来就是教师的责任吧！

（朱家慧 市经济开发区许寨学校）



消失的风景



昏暗灯光下，气若游丝的石头咳嗽着说，牛，牛！

爹，我在。大牛说。

爹，我也在。二牛说。

石头仍圆睁着眼挣扎着说，牛，牛！

大牛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黑漆漆的大门外，气咻咻地给三牛打电话，咋还不回来？爹牵挂着你，咽不下最后一口气。

三牛第二天早上从城里回来了。他握着石头枯树枝一样的胳膊说，爹，我回来了。

石头还是喘息着说，牛，牛！

弟兄三个明白过来了，爹说的是曾经在田野里出力流汗的牛。

爹这辈子对牛的感情很深，用情深似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爹给三

个儿子起名大牛、二牛、三牛。牛耕田时，爹扛在左肩的鞭子从不落到牛的脊背上。

爹还把床搬到西屋，看着牛吃草，他说牛咀嚼的声音比戏文还好听……

临终前爹想看看牛，弟兄三个为难了。村子已成空心村，早就没人喂牛了，就是附近村子也没听说谁家还在养牛。

爹仍然瞪着空洞无神的眼睛喃喃着，牛，牛……

母亲去世早，爹在六亩薄田里刨食，独自一人拉扯三个儿子长大成人实属不易，不能让爹带着遗憾离世。

大牛蓦地想起了乡里的养殖场，他让三牛到养殖场去想方设法牵回一头牛，满足老人最后的心愿。

三牛哭丧着脸回来了，说养殖场的牛哪还叫牛，胖得像是气儿吹的，走路来晃晃悠悠，还没走百十米就卧下来不动了！他只好用手机给牛拍了照，录了牛叫的声音。

听到哞的一声牛叫，石头的眼倏然瞪圆了。他吃力地坐起来，瞪视着黄牛的照片，往事像放电影一样纷至沓来——春日阳坡上啃草的是牛，夏日树荫下纳凉的是牛，秋日田野里拉犁的是牛，冬日大路上负重的是牛。牛吃的是草，出的是苦力，春种秋收里有它疲惫的身影，五谷丰登里饱含着它的血汗，可以说牛是乡村的一道风景，一道最美的风景。没想到这风景说消失就消失了，三村五里再也见不到牛的影子了。

三牛一遍遍播放着牛的叫声。

在牛的熟悉的叫声里，石头慢慢闭上了双眼。

（顾振威 郸城县教体局）

麦梢黄 去瞧娘

公路两旁的麦田竟然真的由印象里深厚厚重的绿变魔术一样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呈现出一片漂浮的淡黄。

随着麦梢泛黄，出嫁的姑娘们都会备上礼物去瞧自己的爹娘。按照我的理解是在麦收之前看看娘家收割准备得怎么样了，带去的礼物一般也是方便农忙没有精力准备饭食的应急吃喝，啤酒和变蛋一般是常见的，现在饮料也是五花八门，面包点心名目繁多，少不了要备一些。

不过，现在姑娘们给娘送去的食品，爹娘绝对不会到麦收的时候才享用，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农机的广泛应用，麦收已经没有那么隆重，也不再早早牵动人的神经，睡一个午觉的时间那一大片黄灿灿的麦子就已经乘坐着自卸车到晒场享受日光浴了。几千亩的麦田在收割机的轰鸣声中只要短短三五天就收割结束，如果老天给力，不出两周几百万斤麦子就能全部入库。麦收就结束了。

麦梢黄，去瞧娘。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以前一家人几亩麦子全靠用镰刀一把一把地割下来，那些又硬又尖的麦芒穿过薄薄的衬衣背心，刺得人

又疼又痒，加上天热，更是受酷刑一样。收割下来，顾不得喘气，再把麦子一捆一捆地装上架子车拉到晒场。那时的晒场可不是现在平坦干净的水泥地，而是用牛拉上石碾碾出来的。麦子摊开晒好后，再牵着拉着沉重石碾的牛一圈一圈地碾压，然后起场。起场之后还要扬场，收拾干净的麦子要再晒上几天，期间要不时翻动。麦子干了之后就被装成一袋一袋地拉回家。等麦子稳稳地躺进麦囤里，繁重的麦收才正式结束。

我那时候负责洗衣做饭搞好后勤工作，没有参加过收麦子的劳动，但是给爸爸妈妈送水，他们灰头土脸忙碌在麦田里的场景我还依稀记得。

麦梢黄，去瞧娘，也怪不得会有这样一个习俗了。

庆幸的是，现在我们的父母再也不用焦灼忧虑地面对即将到来的麦收劳动了。

如今，我们这些出嫁的姑娘再也不用惦记娘家收麦的难题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麦梢黄，去瞧娘的习俗会被渐渐忘记。

（马小东 黄泛区农场四分场小学）

未来的房屋

二十二世纪的我是一位著名的设计师。

有一次，我的好友来买房子，我向他介绍了好多种房屋，还说明了它们的功能。

第一种是防盗房屋，只要有小偷进来，大门就会立刻放电把他电晕，同时屋里的警报也会响起。

第二种是美食房屋，这种房屋可以吃，吃完还会再生长。家里的水管中流出的是奶茶，被子是棉花糖做成的，睡觉时饿了就可以吃，桌子、柜子是巧克力做的。

第三种是缝补房屋，假如你的墙漆掉了，会自动补上，就算是被核弹击中也能补上。

最后一种是智能房屋，它能感应温度，如果现在是夏天，屋里就会变得凉爽，要是冬天就会变得温暖。如果你想去海边玩，它就会采用虚幻影像变幻出一望无际的大海，你可以去里面尽情地玩耍。

厉害吧，这就是二十二世纪的房屋！

（袁祎 周口六一路小学）



闻着味道回家

几场初夏的雨洗过，树芽子呼啦啦地都垂下了绿帘子；楼后的楮树也渐渐长出了绿球球；房前的玉兰褪去茸茸的毛衫，花瓣尽情绽放；月季个个顶着脑袋，把脸憋得通红，要开出自己最美的样子……我看着这些，突然就想起了舅姥爷家的那棵枣树。

乡下很多老人都爱在自家院子里种上各种果树，这样，每到果子熟时，孩子们闻到味道，就会想着回家了。是啊！我的舅姥爷家有棵老枣树。八月初五是舅姥爷的生日，我们借着给舅姥爷过寿的借口去他家。其实不到他的生日，他就会给我妈妈打电话，说的话语大同小异——有空早些来，来摘枣啦！再不摘，鸟儿都叨光啦。

忽然明白，舅姥爷种下的枣树里，其实也暗藏着留守老人的一份默默的期待，期待我们做晚辈的记着家乡的方向。也是，每年来舅姥爷家，我的妈妈总会回忆起她的儿时，甚至一直到如今，她的梦里也都是儿时在这里玩耍的场景，这里有妈妈的童年！

正想着，看到路边邻家的枣树开花了……

（赵明明 太康县马厂镇回族小学）